

回首先賢來時路

創業維艱守成難

一九五八年，我畢業於印尼椰加達中山中學高中部，該年三月我即向父親清英公提出要求：六月份高中畢業後要去臺灣繼續讀大學，父親聽了覺得一陣驚愕，一時不知所措，我提前把這計劃向他稟告，使他心理上有所準備，因為我怕他捨不得唯一在他身邊的兒子要離開他到臺灣去深造。我有二個同父異母的弟弟均在家鄉蕉嶺縣，二弟炎通出生於椰加達，一九四八年他三歲時，三叔國英公由椰加達帶他回家鄉，祖父母把他撫養長大；三弟富通出生蕉嶺縣，一九四九秋中共佔據大陸前，父親回到印尼，一九七七年父親病逝，因此三弟富通從未與父親見過面，是他一生中感到最遺憾的事。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三日我搭乘荷蘭渣華輪船公司旗下「芝利華」號，經香港轉往臺灣，上船前大家排隊等候辦理出境手續，印尼移民官員突然宣佈：凡是去臺灣或到中國大陸的學生，只能單程出去，不能再到回印尼，印尼護照要收回，只發給一張臨時單程出境證明書，這真是晴天霹靂，如雷灌頂，嚇壞了大部份要回臺灣升學的學生，一時大家驚魂失措，議論紛紛，不知如何應對，許多同學與父母商量後，紛紛打退堂鼓，把上了船的行李又從船上卸下來，回家後再作打算。那時我猶豫了一下，仍向送行的父親說：雖然單程回去我還是決定成行，父親覺得很愕然，要我再三考慮清楚，不要貿然作出決定，因為那時臺灣發生八二三金



作者 ■ 鍾淮通

廣東蕉嶺人，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畢業。曾在台短期任教，後轉往外交僑務領域發展，在南非、紐西蘭工作廿多年後退休。為台北中山校友會創會會長。

門砲戰，臺灣海峽戰雲密布，砲聲隆隆，烽火連天，局勢吃緊，回臺灣又無親人故舊可以依靠，認為是很不理智的決定。但我心志已決，雖然父親再三勸告三思而後行，我還是毅然決然要回到臺灣讀書。那時印尼僑界流行三句話：「在印尼等死，去大陸送死，回臺灣半死」，我決定雖然半死，還是要去臺灣。那時決定要與我同行的有四位都是中山中學應屆畢業同學：謝長森、黃棠開、戴作義、楊仲雲（女）和鍾淮通。按：黃棠開同學已在台北往生廿多年，謝長森失聯廿多年，楊仲雲政治大學畢業後嫁給葡萄牙外交官，他丈夫曾外派印尼椰加達服務，也已卅多年未有見面，戴作義現在加拿大行醫，懸壺濟世，也將近五十年未見面了。大家依依不，淚流滿面，生離死別，與父母家人訣別，前途茫茫，此行是福是禍無人知曉？只好交給上帝帶領我們向前航行罷！

船行一天後抵達新加坡，次日再開往香港，七天後抵香港，我們住進香港中環一間叫「環通客棧」的旅社，東主陳影我先生是廣東梅縣人，我們在香港住了十二天後改搭「四川輪」到臺灣，船抵基隆港那天是十月一日。

話說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我們抵達基隆港，來接船的有僑務委員會僑生輔導室官員，椰加達蕉嶺同鄉會又是同宗的鍾佛興先生及椰加達蕉嶺同鄉畢業於印華高商的吳碧清小姐來基隆港接我，她比我早一期船到台北，我與她均是分發到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在回鍾佛興先生中和鄉安樂路住所途中，吳碧清小姐說，政大因在台復校才二年，一切皆在初創期，百廢待舉，教室及男女生宿舍仍在趕工建築中，工程要到今年十一月底才能完工，所以政大要延到十一月廿七日才能正式註冊上課。好在鍾佛興先生處可以安置我，他叫我去他家住宿，到十一月底才搬回去政大。真是「他鄉遇故知」，在人生荊棘路途中，得到貴人扶持，安然渡過難關，不然這二個月不知要到哪裡渡過？事隔五十年至今仍感念不忘鍾佛興先生當年的照拂，愛護有加。一九七五年秋，我外派南非工作，每年均會回國述職或出席會議，會後均去新店大坪林探望他老人家，並致送薄禮，聊表當年厚愛之情於萬一，爲人要感恩圖報，知福惜福才會快樂。

我們中國人一向以來均有排輩分的文化，我在族譜中排行十九世，鍾佛興排行廿一世，依輩分他低了我二世，依禮俗他要叫我一聲叔公。但他年齡比我父親大了三歲，我怕被他給叫老了，成了糟老頭子，所以與他約法三章，不要叫我「叔公」，而改叫「淮通叔」，我也叫他「佛興叔」，彼此互相尊重，他馬上同意此種叫法。十月二日吃完早餐，我們在客廳聊天，鍾佛興先生說，既然政大要十一月底才能註冊上課，閒來無事，他建議我和吳碧清二人報名參加「印尼華僑十月回國祝賀團」，我們欣然同意他的意見。鍾佛興先生立刻去僑務委員會加報了我們二個人名字成為祝賀團團員之一。十月慶典第一個節目，十月九日中午十二時總統蔣公在台北市中山堂光復廳設宴歡迎全體歸國僑團僑胞約三百人，我也接到蔣公發出的請柬，因回台北才八天，人地生疏，事先我出去辦了一些瑣事，沒有跟鍾佛興先生同往中山堂，十一時卅分趕去中山堂，沿途軍警林立，氣氛莊嚴，由中山堂門口到光復堂廳，進去的時候兩邊站滿了憲兵，都向我舉手敬禮，使我受寵若驚，這是我生平第一次遇到偉大的場面，我西裝畢挺，胸口掛了識別證，手持蔣公發的請柬，一路無阻進入光復廳，因為我遲到了幾分鐘，座位被安排在世界回國各僑團團長同一桌，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清文坐在主人座位上，我感到有些緊張，全神貫注，片刻後全體肅立，熱烈掌聲歡迎蔣公蒞臨，現場鴉雀無聲。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見蔣公的廬山真面目，他紅光滿面，精神抖擻，神態慈祥，頻頻點頭，令人肅然起敬。以前只在椰加達中山中學禮堂上看過蔣公的玉照，現在與他面對面，近在咫尺，看得一清二楚，心中的高興無法用筆墨形容，接到他的請柬，與他同一場合吃飯，聽他講話，好似在夢境中一般，簡直不敢想像。

片刻之後，蔣公對我們講話，大意是：國家在如此艱難的處境中，仍有許多由世界各地忠貞愛國的僑團領袖回到台灣來，參加中華民國四十七年雙十國慶，愛國情操，令人敬佩，國父孫中山先生講過，「華僑為革命之母」，乃實至名歸。老人家言簡意賅，最後恭祝大家旅途愉快，身體健康，全場報以熱烈的掌聲，表示敬意。接著陳清文委員長報告此次世界各地回國祝賀團團員約三百人，全體海外僑胞忠貞愛國，支持中華民國政

府，令人感佩。接著蔣公又講話：他說現在印尼政府實行瘋狂的排華政策，印尼華僑受到嚴重迫害，處境艱難，政府非常重視，請印尼華僑祝賀團團長報告印尼政情及僑情，以便作為政府護僑措施的參考。

印尼回國慶賀團團長為來自泗水之僑領李國樑先生，李先生在泗水經營皮革加工廠，事業有成，平日熱心公益，樂善好施，甚獲好評，所以被選為團長。但他出身寒微，憑著刻苦自勵，力求上進，沒有讀過很多書，做生意時也多講方言。一聽到蔣公叫他起來報告，事先又沒有準備，當場嚇了一大跳，雙腳不聽使喚，顫抖不已，嘴巴打結，頭上冒汗，不知如何是好，只得硬著頭皮走到蔣公面前，他緊張的帶著很濃重客家口音的國語，向蔣公提出報告：「報告蔣總統，印尼華僑被印尼政府欺負得很辛苦，非常可憐，請蔣總統堅強起來，打倒印尼，報告完畢。」然後一鞠躬，回到座位，總統蔣公聽後，不但沒有生氣，還滿臉笑容，頻頻的說：很好，很好！李國樑團長回到座位後，立刻被同是來自泗水的僑領童益我先生（他長得肥頭大腦，好似彌勒佛）罵得面紅耳赤，啞口無言。童先生責備李團長自己有多少斤兩自己心裡有數，如果上台不會講話就不要上台去，免得全體印尼華僑的臉被你丟光了。難道我們卅多名團員沒有一個人會講話的嗎？李團長被罵得臉色陰沉，坐著不說話。然後，童益我先生建議，以後任何場合如果輪流到印尼代表團講話時，請我們的祝賀團秘書劉劍元校長代表我們講話（按：劉劍元校長曾擔任巨港南華中學校長；當年九月十三日我們回台升學與劉校長賢伉儷同船到香港，中山校友劉忠尙是劉校長之公子），大家聽後無異議一致通過。

第二天早上，十月十日當天，在中山堂廣場舉行國慶紀念大會，由副總統陳誠主持。當天早上在馬祖上空，我空軍擊落七架中共米克十五戰鬥機，陳副總統說，這是大陸送給我們的雙十國慶賀禮，全場歡聲雷動，人心振奮，士氣大振，會後陳副總統又以酒會招待全體返國僑胞。

十月十一日，返國祝賀僑胞分乘大巴士南下台中、台南、高雄參觀訪問，食宿、交通全由政府招待。到了台中，省政府主席設宴招待我們，然後到南台灣參觀名勝古跡、海軍基地等，全體祝賀團由高雄回到台北後，

即自行解散，各自返回僑居地，只有印尼華僑歸國祝賀團因印尼局勢繼續惡化，大部分人留在台灣定居，不再返回印尼。我記得民國四十七年印尼華僑回國祝賀團約有卅多人，因事隔五十多年，年深日久，許多人的姓名我大都已忘記，茲將記得的名單列后，供大家參考及指正。

團長：李國樑、秘書：劉劍元。團員：童益我、郭緯君、盧佐興、鍾佛興、巫嘉賢、鄒育庭、楊偉能、鍾淮通、吳碧清等人。

民國四十七年金門砲戰，打得如火如荼，台海局勢非常緊張，世界各地返國祝賀團爲了表達衷誠支持政府，擁護政府，保衛台灣，許多僑領發起了募款捐獻運動，其中項目：一、金門勞軍新台幣五十萬元；二、修繕北投僑園華僑招待所新台幣三十萬元。捐款第一名爲菲律賓僑團，第二爲印尼僑團，第三爲泰國僑團。當時五十萬元新台幣是一個很大的數目，非常可觀，可能相當於現在五億新台幣，足見海外華僑支持政府不是空口講白話，是用行動支持的。

上面提到世界各地華僑回國祝賀團於政府安排節目結束後，各自解散賦歸各自的僑居地，只有印尼華僑，因印尼排華局勢不但沒改善，反而日益惡化，沒收所有反共華僑所辦的僑校、僑團、僑報。所以大部分人留下來定居台灣，以當時印尼歸國華僑祝賀團人員爲骨幹，定於當年的十一月十二日國父孫中山先生誕辰那天成立「印尼歸僑聯誼會」，據我所知當時奔走最力的但不是出錢最多的爲郭緯君、鍾佛興、楊偉能、鄒育庭等人，短期內他們籌得部分款項，先行租賃會所，作爲聚會場所，最後才購買現在的會所，先賢們出錢出力，無怨無悔，令人敬佩。

茲值中華民國印尼歸僑協會成立五十週年之際，該會又擬出版成立五十週年紀念特刊，忝爲會員一份子，特將該會五十年前成立經過情形作概況報告，作爲片斷之回憶，提供會員們參考。前會長鄒育庭先生爲人熱心，數十年來如一日，功勞很大，可敬可佩，可惜他於今年過逝，不然由他口述歷史更爲精確，可以見證「印尼歸國華僑聯誼會」成立五十週年發展經過情形，爲後人留作紀念。

中華民國印尼歸僑協會，前人種樹，後人乘涼，當年出錢出力的先賢

一個個往生了，現在我們這一代印尼歸國僑生繼承了先賢們的恩惠，可以每個週末到會所唱歌，跳舞、喝茶聊天，感到非常溫馨與溫暖，這些都要感謝先賢們的遺蔭。但我們這一代也是古稀之的老人了，應該培養後輩接班人，免得後繼無人，更要鼓勵年青後輩參加會務活動，繼往開來，發揚光大，讓協會千秋萬世，永垂不朽，才不會辜負先賢們創會的初衷，在此祝福鄉親們身體健康，新年萬事如意。

